春秋傳禮徵

春秋傳禮徵卷三

古婁朱大韶仲

莊公

元年夏單伯送王姬注單伯天子卿也王將嫁女於齊既命魯爲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公穀作逆王姬公羊曰單伯者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爲使吾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穀梁曰命大夫故不名也

徵曰魯爲諸姬宗故天子逆后及嫁女皆魯主之本年王姬歸於齊公羊曰我主之也十一年王姬歸於齊公羊曰

過我也桓九年紀孟姜歸於京師穀梁曰爲之中者歸之也十七年左傳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於陳陳嬀歸於京師非魯主之故不書宗女由魯嫁故單伯送王姬至魯魯在齊南自周至齊無過魯之理蓋送女至魯使逆者得以行禮在禮諸侯不親逆使卿逆王姬爲齊侯夫人豈得書魯逆王姬公穀恐屬傳聞之失其誤以單伯爲魯大夫者因文十五年書單伯至自齊比於叔孫婼至自晉季孫意如至自晉之例若爲王卿士不得書至自齊又礙於不書名故刱爲命大夫之說按叔孫昭子以三命爲卿春秋書叔孫婼不聞但書叔孫也十四年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左氏紀其事曰子叔姬妃齊昭

公生舍齊商人弑舍襄仲使告於王請以王寵求昭姬於齊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因魯請於王王使單伯爲齊所執故特書單伯至自齊公羊以單伯爲道淫穀梁以爲淫於齊按單伯之始見也在莊之元年十四年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左氏紀其事曰諸侯伐宋齊請師於周冬單伯會齊侯鄭伯於鄄至文十五年歷年已八十其爲一人與能奉命出使年當已冠至此已百歲以外何淫之有今按文以前書單伯成以後書單子單爲畿內地名單氏世爲卿士文年之單伯非莊年之單伯公穀誤以爲一人概曰命大夫於時於事均不合當從左氏作送王姬爲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公羊曰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於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

徵曰內則記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女子子亦當別宮故曲禮記云女子子許嫁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注女子有宮者亦謂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正義曰女子許嫁則有宮門列爲成人引公羊者證女子有別宮也

冬十月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公羊曰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注增加其衣服令有異於諸侯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

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物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徵曰錫命者錫以冊書非錫以服其冊書之見於左氏者襄十四年天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祖敬之哉無廢朕命此生存而錫之也昭七年衛襄公卒衛齊惡告喪於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生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

忘高圉亞圉此追命之也俱不言服至僖二十八年策命
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路之服戎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
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
綏四國糾逖王慝此有功而命爲一州之伯與尚書文侯
之命同然則錫桓公命者錫以誄辭也春官大史小喪賜
謚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下曲禮記云言謚曰類類
者類列平生行事也言請也請謚於天子而錫之誄與謚
如衞襄公比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八年天王
使召伯來錫公命錫公命者諸侯嗣位而王錫以命也大
宗伯王命諸侯則儐內史王命諸侯則策命之以方出之
如齊靈公比曲禮記曰既葬見天子曰類見凡嗣位而錫

命當在此時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卽位曲禮言旣葬韓傳言喪畢時節雖殊受命則一故穀梁曰有受命無來錫命春秋時諸侯不王靈王將納后於齊而錫命尤失正據僖傳知周官所云九命作伯者如此未聞有九錫之文九錫見於禮緯含文嘉非古也大司徒上公封疆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典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以七爲節子男五命以五爲節是分土與命數不同何不信周官故說與禮乖

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公羊曰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我主

之也穀梁曰爲之者卒之也
徵曰此三傳本無異義自檀弓記曰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前一說卽公穀說後一說或疑舅之妻無服故以王姬爲莊公外祖母按喪服爲外祖父母小功惟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然則莊公於王姬或是姑或是姊妹均屬大功故鄭注檀弓曰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得服之義本喪服傳然則十一年王姬歸於齊何以不爲之服按僖十五年左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

子王姬既無子卒已在桓公後齊不告喪故魯亦不卒不得執彼以例此

十八年左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㲄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注王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所以助歡敬之意　僖二十四年傳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注既行饗禮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帛以助歡也宥助也　二十八年傳王饗醴命晉侯宥注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

徵曰大行人上公再祼而酢饗禮九獻侯伯一祼而酢饗禮七獻子男一祼不酢饗禮五獻掌客上公三饗三食三

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祼與饗異禮異日聘禮於受玉後請醴賓賓禮辭聽命宰夫實觶以醴加柶于觶面枋冠昏醴並用觶侯國於聘賓用醴則王祼諸侯當用鬱鬯春官肆師凡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是也饗備獻酢酬之節用酒以實爵不閒用醴以實觶士冠云若不醴則醮用酒又云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士昏贊醴婦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婦以柶祭醴記云若庶婦則使人醮之是禮之重者用醴輕者用酒醴尙其質酒取其文既用饗禮而設醴先文而後質先今而後古古無此禮此杜肊說禮饗有酬幣食有侑幣聘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又

曰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公食大夫曰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賓明日拜食與侑幣又曰大夫相食侑幣束錦也饗之幣何言酬賓既酢主人主人復酬賓故用幣以致之鄭云酬賓勸酒之幣是也食之幣何言侑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特牲尸三飯告飽祝侑凡禮食皆侑故用幣以致之鄭云侑勸也以爲食賓客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用深安賓也是也然則饗當言酬不當言侑酬幣侑幣皆所以酬賓勸賓無須命亦不當言命之命之者命其人也僖傳曰命晉侯侑是也如杜說當云侑虢公晉侯不當言命之侑晉語紀文公事曰王饗醴命公胙侑韋注命加命服也胙賜祭肉也侑侑幣謂既食

以束帛侑之如韋說則命也胙也侑也爲三事以命爲命服傳當云錫公命不得言命公宗廟之胙與侑食之幣二者不得迭言王饗諸侯不聞錫以胙內也大詔謂醴與禮古字通故鄭注禮多讀醴爲禮覲禮王饗禮乃歸傳言饗禮與禮經言饗禮大行人饗禮九獻七獻五獻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同非稻醴黍醴粱醴之醴宥侑古字亦通釋詁云酬酢侑報也侑與酢同禮惟賓主敵者賓得親酢主人餘皆主人自酢卑不得酢尊也王饗諸侯諸侯不得酢王王特命之侑內傳言命晉侯宥外傳言命公胙侑胙酢字同胙侑皆報也然則命之侑者命其酢王也命晉侯宥者命晉侯酢王也否則酬幣侑幣本禮之常何須言命覲禮天

于賜侯氏以車服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鄭云路下四謂乘馬也詩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以上鄭注禮大夫以上皆駕四無言三馬者王度記曰大夫駕三非古也三當爲亖古書積畫書四爲亖後人多三少見亖因譌亖爲三耳此係王氏伯申說禮賜五等皆乘馬無降殺以兩之法惟饗禮獻依命數若九若七若五然則王饗虢公獻當九晉侯獻當七所謂禮亦異數也若以賜玉馬同數爲非禮於禮無徵

淩氏廷堪禮經釋例引此傳曰饗謂饗禮醴謂醴賓馬者葢謂饗及醴賓之庭實故聘禮醴賓亦云賓執左馬以出杜注行饗禮先設醴酒恐誤士昏婦見舅姑贊醴婦婦饋

舅姑舅姑饗婦亦分醴饗爲兩事大韶謹按凌據禮經分
别饗醴勝杜說矣但王祼諸侯在朝禮畢後與聘禮聘畢
請禮賓同饗在賜諸侯車服後覲禮末言饗禮乃歸則醴
與饗不同日況據大行人云祼祼用鬱鬯不用醴王饗諸
侯玉用琥璜禮器曰琥璜爵惠氏禮說曰琥以繡璜以黼
者謂天子饗諸侯諸侯自相饗酬以繡黼而將以琥璜今
云五瑴非琥璜說文珏二玉相合魯僖納玉於王與晉侯
皆十瑴則賜以玉五瑴自出當時之意非侑幣也

秋有蜮公羊曰紀異也　二十八年秋有蜚

徵曰秋官壺涿氏掌除水蟲赤犮氏掌除牆屋去其貍蟲
惠氏說以春秋曰蜮水蟲也蜚貍蟲也壺涿氏赤犮之所

所除而去之者春秋失其官故蜮蜚書於策

十九年左傳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蒍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

徵曰天官宮正內宰及地官廩人並言稍食鄭注稍食祿稟也宮正之均其稍食王宮之士庶子也內宰之均其稍食王北宮之府史胥徒也廩人則統掌之故其職云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稍食司士云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食即稍食有田者謂之祿無田而授以粟者爲食月令收祿秩之不當秩即食也然則大夫以上乃授以田上士以下惟有秩天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故膳夫之秩膳夫士也故曰五大夫

二十二年左傳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注觀六四爻變而爲否正義曰劉炫說觀之否者爲觀卦之否爻屯之比者屯卦之比爻皆不取後卦之義今刪定以爲不然者閔元年傳云屯固比入僖十五年歸妹之睽傳云歸妹睽孤寇張之弧昭四年明夷之謙傳云謙不足飛不翔皆取前後二卦故賈服及杜並同

徵曰劉說是也昭二十九年傳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坤之剝曰龍戰於野劉曰易爻變則成一卦遂以彼卦名爻乾之初九姤卦爻九二

同人爻九五大有爻上九夬卦爻全變則成坤故謂用九爲坤蔡墨此意取易爻耳非揲蓍求卦安有之適之義按宣六年傳云豐之離成十三傳云師之臨襄二十八年傳云復之頤皆隨口舉之易林用此法以一卦爲宮下繫以六十三卦又用此例適之於三百八十四爻耳其曰乾之姤謂乾卦之姤坤之剝謂坤卦之剝故傳於一爻獨變無取後卦之義觀之否者觀之六四爻變故以觀之六四爻占僖十五年遇歸妹之睽上六爻變故以歸妹之上六爻占二十五年大有之睽九三爻變以大有之九三爻占襄二十五年困之大過初爻變以困之初六爻占昭四年明夷之謙初爻變以明夷之初九爻占昭十二年坤之比五

爻變以坤之五爻占哀元年泰之需五爻變以泰之六五
爻占均不取後卦與蔡墨言乾同其閔傳曰屯固比入則
不取爻辭略陳卦義昭七年衞孔成子將立靈公初筮得
屯再筮得屯之比而曰利建侯取彖辭不取初爻者成子
意在立元故取初筮之屯而曰利建侯此變例也其二爻
以上雜變者始取後卦之彖辭襄九年穆姜筮得艮之八
史曰是謂艮之隨姜曰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其曰八
者卦無變爻即以不變者爲占此夏殷易也在周易則爲
艮之隨蓋爻在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惟六二一爻不
變雜變者取後卦之彖辭故姜曰隨元亨利貞正義曰或
二爻三爻皆變則每爻義異不知所從則總論彖辭是也

晉語公子親筮之得貞屯悔豫皆八韋注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爲也按傳云皆八是初筮得豫震在內卦屯在外卦豫震爲諸侯爲長子屯之彖曰利建侯豫之彖曰利建侯故司空季子曰是在易皆利建侯明爻無變者亦取彖辭乾鑿度所謂七八爲彖九六爲變是也其曰貞屯悔豫皆八者猶言遇屯之八遇豫之八與艮之八例同故占法亦同然則何以不言其卦遇屯其卦遇豫如其卦遇蠱其卦遇復之例曰春官筮人掌三易之灋士喪旅占鄭注旅衆也謂掌連山歸臧周易者三易並用故穆姜曰是於周易莊叔孔成子陽虎並云以周易筮之二代易以不

變者爲占故曰八周易以變者爲占故曰遇某卦之某正義於昭傳全用劉義於此以爲不然其說兩歧

注周史周大史也謹按春秋卜筮之官皆名史非大史也僖十五年史蘇占之二十八年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文十三年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吉成十六年公筮之史曰吉襄九年史曰是謂艮之隨二十五年武子筮之史皆曰吉哀九年趙鞅卜救鄭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十七年史胥彌赦占之皆筮史非大史也士冠注筮人有司主三易者雜記如筮則史練冠長衣注筮史筮人也或稱筮史或稱筮人或但稱史並同

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左

氏曰非禮也男摯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別也女摯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摯是無別也注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摯以見莊公欲夸奢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摯俱見公羊曰宗婦者大夫之妻也見用幣非禮也穀梁曰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摯羔鴈雉腒婦人之摯腶脩用幣非禮也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也

徵曰大夫見小君與否禮無文可證左氏公羊但舉宗婦穀梁以爲列數又謂不言及則以大夫也宗婦也爲二謎按宗婦者同姓女而嫁爲大夫妻者也春官序官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鄭注內宗王同姓之女有爵其嫁於大夫

及士者宗婦據內宗言不據大夫左氏言男摯大者玉帛明男摯得用幣非以大夫及宗婦並列注謂大夫宗婦同用幣非左氏義也孔氏廣森公羊通義曰喪服爲大夫命婦者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大夫本無容釋恐讀者惑於大夫命婦爲二故兼釋之引彼證此知大夫命婦爲一矣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曰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注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朔傳云惟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長歷推此辛未爲七月之朔由閏失所故致月錯又釋例曰此年六月辛未朔實是七月非六

月故傳云惟正月之朔有用幣伐鼓明此食非用幣伐鼓常月因變而起歷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發傳曰非禮者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欲以明諸侯之禮顧氏杜解補正曰不鼓於朝而鼓於社不用幣而用牲所以謂非常禮也杜不得其說而曰是年失閏辛未實七月朔非六月此則咎在司歷不當責其伐鼓矣又按惟正月之朔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今載於此或恐有誤顧氏朔閏表曰左氏云非常者以六月爲夏之四月正陽之月災異尤大不比尋常日食故須伐鼓用幣以救之所謂餘月則否即常月也自莊元年至二十四年凡九置閏正合五歲再閏十九年七閏之數何云置閏失所乎

徵曰春秋書六月朔日食者三傳□發例此傳但言用幣於社伐鼓於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昭傳則□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當夏四月是爲孟夏四月建巳純乾用事之時姤陰未生以極盛之陽爲陰所蝕故用鼓以伐陰用幣以䘏慝昭傳云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此傳云惟正月之朔義同正月朔日食伐鼓用牲禮也而曰非常者非常與非禮義同傳謂惟天子伐鼓於社天子責上公固禮之正諸侯當伐鼓於朝而用幣於社伐鼓禮也故下秋大水傳曰非日月之眚不鼓但諸侯當鼓於朝不於社於社則非禮矣下傳又曰凡天災有幣無牲今不用幣而用牲又非

禮矣大事表解爲非比尋常失之傳云惟正月之朔謂惟夏四月朔而日食禮當用幣伐鼓餘月則否故加惟字以明之觀後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故用牲於社傳但曰非禮也其例顯然補正以此爲昭傳文恐有誤者亦失之杜不得傳意乃肊說此月實七月按長歷五月壬寅朔經書五月癸丑衞侯朔卒癸丑去壬寅十二日至辛未三十九日五月當小則辛未實六月朔六月朔既爲辛未七月安得辛未朔卽此注知長歷所云經傳日月誤者多不足據

公羊曰日食則曷爲鼓用牲於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闇恐人犯之故營之注社者土地之

道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者示不欲絕異說耳

徵曰春秋感精符云立推度以正陽日食則鼓用牲於社朱絲營社鳴鼓脅之此讖用公羊說也特不可通之左氏義亦不可通於禮春官大祝四曰禜鄭注禜如日食以朱絲縈社昭元年左傳正義駁曰社有形質故可朱絲繞之日月山川非可營之物不得以此解禜也賈逵以爲營攢用幣日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故臨時營其地立攢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也攢聚也聚草木爲祭處耳鄭司

農注大祝云禜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春秋傳日月星辰
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
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說文云禜設緜蕝穰風雨雪霜水
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桉漢書叔孫通傳注韋昭曰
引繩爲緜立表爲蕞(蕞蕝同字)賈謂營欑者鄭樂記注云綴謂
酇舞者之位也舞者之綴兆謂之酇祭事之位次亦謂之
欑先鄭賈許義同並讀禜爲營祭法幽宗祭星也雩宗祭
水旱也鄭注宗皆讀爲禜幽禜星壇也禜之言營也雩禜
亦謂水旱壇也引昭元年左傳以證鄭雖讀爲營解爲壇
壝與賈許義稍別與公羊讀禜爲縈絕之縈者絕異謹按
禜者禳災異之祭也故大祝統之以祈鄭云祈嘄也謂有

災異號呼告於神以求福天神人鬼地示不和則六癘作見故以祈禮同之是也凡禳災異統謂之禜不特日月星辰山川也左傳昭十九年鄭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哀六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而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是禜與禳義同讀為營與讀為禜並依聲託義非周官與左氏意緯書以鼓為鳴鼓脅之則與大祝之攻同既以為攻又以為禜與禮乖不可用

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左氏曰歸寧也公羊曰直來曰來注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歸惟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寧　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左氏曰歸寧也

徵曰毛詩序葛覃后妃之制也其詩曰歸寧父母傳曰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序又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鄭箋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歿則使大夫寧於兄弟葛覃正義曰襄公十二年左傳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爲夫人寧禮也若卿大夫之妻雖父母歿有時來歸故不降爲父後者謂大夫以下也按襄二十三年左傳曰秦嬴歸於楚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爲夫人嬴嬴者秦景公女爲楚共王夫人昭元年秦伯之弟出奔晉左傳其母曰不去懼選鍼即景公弟至昭元年其母尚在不得謂父母俱歿故正義謂父歿母存亦使卿寧大韶按秦嬴之歸楚未必即在襄二十三年傳因子庚如

秦故連言之秦嬴或不自歸使卿寧耳禮父母偏存俱得歸寧成風尙存故杞伯姬來何謂國君夫人不得歸非禮意也或謂士昏不載歸寧之節古本無此禮按致女反馬均禮經所未備可執此遂疑歸寧非古禮乎

莒慶來逆叔姬公羊曰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穀梁曰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注接內謂與君爲禮也夫婦之稱當言逆女　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左氏曰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曰逆叔姬自爲也注卿爲君逆稱女自逆稱女字見文五年注　穀梁與莊傳同

微曰諸侯嫁女於大夫使同姓大夫主之天子嫁女於諸

侯使同姓諸侯主之書王姬歸於齊知我主之矣書來逆叔姬來逆子叔姬知大夫主之矣若書莒慶來逆女則當書叔姬歸於莒書齊高固來逆女則當書子叔姬歸於齊書逆女何以別於爲君逆書叔姬歸於莒子叔姬歸於齊何以別於爲莒子夫人爲齊侯夫人故書某來逆某姬則其自來逆自明卽內女爲大夫妻亦明左氏得經意士昏曰若異邦則贈大夫送者以束錦是越竟而取亦古制

二十八年冬築郿左氏曰非禮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注周禮四縣爲都四井爲邑宗廟所在雖邑亦曰都尊之也

徵曰冢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鄭注都鄙

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祭祀其先君社稷五祀春官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於國注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異義曰禮戴說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匡衡說支庶不敢薦其禰下士諸侯不敢專祖於主故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祀其所出魯以周公之故立出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爲大夫所食采邑亦自立所自出宗廟其立先君廟準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謹按周公以上德封於魯得郊天兼用四代之禮樂知亦得祖天子諸侯有德祖天

子知大夫有德亦得祖諸侯鄭無駮大韶謹按諸侯得立出王廟大夫得立出君廟非以其有功德也天子諸侯承大統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如是則宗法散而無紀故禮有別子大傳曰別子爲祖別子者今君之母弟也天子諸侯旣不與族人爲宗故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族人宗之母弟雖多別子則一周公爲文王別子故立文王廟襄十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注宗廟所出王之廟祖廟始封君之廟魯爲諸姬宗故爲諸姬臨於所出王之廟鄭桓公爲厲王別子故立厲王廟十四年傳先君桓公命

我先人典司宗祏文二年傳鄭祖厲王昭十八年傳子產使祝史徙祏於宗廟注周廟厲王廟襄十年傳盟於亳城北載書曰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注先王諸侯之太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諸侯然大夫亦然季友爲桓公別子故得立桓公廟郊特牲記云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蓋友爲桓公別子莊公母弟得立孟叔庶長不得立其後三家各立桓廟則違禮矣孟之成叔之郈皆家邑也而昭二十六年傳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定十二年傳稱將墮三都則以其有先君之廟故與季之費俱稱都左氏於禮合孟子公孫口口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朱子疑齊先君之廟不應有五處

故口口謂古之王者舊爲都處便自有廟如太王廟在岐
文王廟在豐平陸非齊舊都不得有齊先君廟因含傳而
從周官以都爲都鄙之都按冢宰注則周官之都與傳之
都本無異義試爲朱子舉一證齊策靖郭君曰受辟於先
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君何哉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
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史記稱田嬰爲齊威王少子其曰
受薛於先王則薛乃嬰之封邑固已立出君廟薛非齊舊
都也六國表但紀湣王三年封田嬰於薛其滅薛不審在何年襄二十五年傳祝佗父
祭於高唐注高唐有齊別廟昭四年傳廟有宗祧之事於
武城又何疑於平陸之有齊先君廟乎大事表力辯晉無
文王廟按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

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始封君有三等王同姓及異姓有功德受封者爲二等異姓固自得立其四親同姓亦得自祭其祖若禰其一爲先君之次適今君之母弟其未受封固統於別子不得禰先君矣及其出封建社稷立宗廟亦自祭其所出之王爲禰廟而虛其四廟傳至第五世則援世世祖是人不祖公子之例以始封君爲始祖而不祖出王所謂不得禰先君不得祖諸侯者指公子公孫也下別論始封之祖傳文明白如此故郊特牲記云諸侯不敢祖天子未嘗謂不敢祭天子也若泥於不得禰先君一語概謂始封君無廟天下無無所自出之

人且朝聘昏冠皆於廟行禮故公羊曰號辭必稱先君以
相接無廟則諸禮並廢魯鄭何得有周廟鄭桓何得有宗
祏惟始封君各得立出王廟故衞爲康叔之後而哀二年
傳蒯聵曰敢昭告皇祖文王喪服小記曰諸侯不得祔於
天子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者以親死者之神告於王考
廟若本無廟則諸侯各守其國豈有舍其祖廟遠祔天子
之理口不得祔記文不虛贅乎

通典兄弟俱封各得立禰廟口口譙王中山王俱封中山
王上言乞立廟劉喜議不得立荀顗議得立時詔從荀議
又詔曰安平王諸子並封皆得立廟祭禰親盡數終其廟
當毀無故下食支庶之國猥更隨昭穆而廢非尊祖敬宗

之義也其如前奏施行虞喜曰譙與中山俱始封之君父非諸侯尊同體敵無所為厭並立禰廟恩情兩申又宋庾蔚之曰諸侯別子封為國君亦得各祭四代諸侯旣不就祭人子不可終身不得享其祖考或疑神無兩享舉爲鄭祭文祖厲足以塞之矣大韶謹按此三說者均非禮意詔謂下食支庶之國按大傳小記並云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此論士大夫祭於宗子之家國君承大統不與族人爲宗此兩王不祭安平而何祭安平兩子俱封則兩主並爲始封君均得爲安平立廟庾謂人子不可終身不享其祖考是也至兩王之子當奉兩王爲始祖而不祖安平非所謂父非諸侯尊同體敵故得立廟也至庾謂始封君得

祭四代則魯亦得立王季以下四廟乎
冬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左氏曰禮也公羊曰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穀梁曰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於齊告然後予之言內之無我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譏之不言如爲內諱也　定五年夏歸粟於蔡穀梁曰諸侯歸粟諸侯相歸正也
徵曰大司徒大荒則令邦國移民通財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一曰以弔禮哀禍烖秋官大行人致禬以補

諸侯之裁小行人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春官典瑞亦云
徵圭以卹凶荒王者卹民藉厄故令諸侯同卹災患春秋
王命不行隱六年冬京師來告饑昭二十五年會於黃父
晉趙鞅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春秋不書俱見左傳必
欲責諸侯歸粟於魯於事勢無當也逸書口匡篇大荒卿
參告糴是古有告糴之禮故魯語臧孫辰言於嚴公曰國
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與周制合
襄十一年同盟於亳城北載書曰凡我同盟無薀年公羊
於僖十二年傳曰無儲粟穀梁於僖九年曰無訖糴內大
夫俱不稱使何獨以此爲私行告糴於齊與書如齊告糴
同似非褒貶所繫

二十九年春新延廄左傳曰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

中而出日中而入

徵曰惠氏曰日中而出謂春分之後馬在野詩所謂駉駉牡馬在坰之野是也日中而入謂秋分之後馬在廄詩所謂乘馬在廄摧之秣之是也周官趣馬辨四時之居謂春中居牧秋中居廄故牧師孟春焚牧馬將出而先焚之所以除陳而生新草圉師則於中春始牧之時除蓐釁廄蓐者馬茲按釋器蓐謂之茲茲席也馬茲所以藉馬馬出而後除之既除而修之修成而釁釁之者新之也且神之也然則延廄之新當在夏之中春周正月二月三月皆非其時大韶按二傳俱言新無作字公羊曰新延廄者何修舊也何注繕故曰新有

所增益曰作穀梁曰其言新有故也僖二十年新作南門

賈注言新有舊在言作有新在春秋書新書新作例別經

言新言廄傳言新作延廄作當屬衍字杜謂經無作字葢

闕非也

三十二年八月公薨於路寢公羊曰路寢者正寢也注天子

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

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穀梁曰路

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齋

終也

徵曰喪大記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卒於適寢內子未命

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士注疏本無下士字誤說之妻皆死於寢

鄭注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謂之適室正義曰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二曰小寢卒歸於正故在路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正者也周禮掌王之六寢之脩何休謂天子諸侯皆三寢與周禮違不可用又引皇氏云君謂女君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為適寢熊氏云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卒於夫之正寢夫人卒於君之正寢世婦卒於君之下寢之上者與皇氏異雖卒夫寢皆婦人供視之是亦婦人不死男子之手也服虔注左傳與皇氏同夫人之卒在於夫人路寢皆君路寢為小寢故僖八年夫人不薨於寢則不殯於廟服云寢謂小寢也皇熊各異未知孰是按卒於正寢者道也初疾時未必即在正

寢故曲禮記曰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病乃遷於此以病
養者俱齋齋當於正寢卒則得正其終焉君與夫人各有
正寢小寢僖薨於小寢是公之燕寢非夫人之寢夫人之
卒當在夫人之正寢夫人正寢比君之正寢爲小鄭所云
以君之下寢之上爲適寢是也天官內豎職王后之喪遷
於宮中則蹕宮北宮也故內豎蹕若君之路寢爲日治事
之處惟天子諸侯卒乃殯於此耳其夫人以下禮無文焉
又按定十五年公薨於高寢穀梁注高寢宮名按范是也
史記秦始皇紀康公居雍高寢共公居雍高寢景公居雍
高寢又曰桓公居大寢躁公居受寢寢與宮通稱是高寢
別宮名猶楚之有高府耳何注未審所據何書

冬十月子般卒公羊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無廟則不書葬異義曰未踰年之君立廟否春秋公羊說未踰年之君有子則書葬無子則不書葬恩無所錄左氏說臣之事君小心盡恩不得錄君父有子則爲廟無則廢也禮臣不殤君子不殤父無子而不爲廟是背禮棄義罪之大者也鄭駁曰未踰年魯子般卒是也皆不稱公書卒弗謚不成於君也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之近漢幼少之帝皆不廟祭而祭於寢罪之重者此何不罪殤者十九向下云未踰年之君未必不冠引殤欲以何明異義又曰公羊

說未踰年之君皆繫於父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是也左氏說未踰年之君未葬繫於父殺奚齊於次時父未葬雖未踰年稱子成爲君不繫於父齊公子商臣殺其君舍父已葬按禮君喪未葬已葬儀各有差嗣君號稱亦宜有差左氏說是

徵曰公羊於閔元年傳曰繼弑君不言卽位孰繼繼子般也於僖元年傳曰繼弑君不言卽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注諸侯臣諸父昆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殺梁閔元年傳曰繼弑君不言卽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有受國焉爾按僖繼已成君閔繼未成君皆不書卽位是閔固受國於子般矣晉文

公設桑□□冕服見周語以奚齊卓子惠公非正故立獻公
主行未踰年之禮子般以正□繼統雖未踰年固已君矣
葢踰年乃卽位改元者固禮也設冬盡遭喪當歲首雖未
葬卽改元如僖公於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元年書卽
位是也緣終始之義不可一年有二君故必踰年乃稱君
若臣子之心固不可一日無君一日爲君自當服以君父
之服其無廟者以無謚也其無謚者禮諸侯薨天子謚之
故祖祭乃謚穀梁所謂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不
書葬故無謚固非所論於無子不廟又非所論於臣不殤
君

閔公

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左氏曰速也公羊曰其言吉何未可以吉也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而畢其言於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穀梁曰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非之也

徵曰禘祫之聚訟久矣鄭箋商頌元鳥曰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祫於太廟明年禘於羣廟（從釋文前本）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注祭法謂祀天於圜丘以嚳配注大傳謂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注大司樂以天神人鬼地示三者皆禘大祭也此鄭一家之說張純據禮緯謂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皆分爲二祭惟賈侍中劉中壘謂一祭二名孔氏正義宗之文二年正義曰取其序昭

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按小戴作於漢初郊特牲祭義皆以禘爲春祭王制以爲夏祭大傳以爲祭其所自出之祭說已參差今欲綜衆說而折衷一是未易擇所從即春秋所書求之劉賈近是廟制天子七諸侯五祭之日自迎尸以至徹俎非竟日不給以一日而徧祭此必無之理若只祭一廟則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共十日祭前夕牲祭後有繹祭七廟者前節已移後節是天子諸侯四時之祭皆合祭於始祖廟無疑少牢筮日辭曰敢用來日丁巳用薦歲事於皇祖某甫以某妃配大夫三廟但云皇祖則祖禰統焉矣曾子問祫祭於廟則祝迎四廟之主又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祫祭於廟爲無主耳文二

年大事於大廟公羊曰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穀梁曰大是事也答祫嘗杜預曰大事禘也正義曰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定八年從祀先公傳並稱禘則知此大事於大廟皆禘也穀梁謂之祫杜謂之禘其義一也本非於禘外別有所謂祫然則曾子問何以言祫祭王制云天子犆礿諸侯礿犆祭必祫亦有犆故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饋食自薦熟始無朝踐薦腥兩節其儀稍簡可於各廟行之其餘皆祫故曰天子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孔氏公羊通義曰一或也非一年犆一年祫之謂穀梁云一有一無爾雅云一見一否夏小正云一則在本一則在末其義皆爲或謂礿則犆嘗烝必

祫禘則或犆或祫按孔說勝舊說惟禘可以犆故此年禘於莊公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二十年禘於襄公經不書見左傳此犆禘也可以祫故僖八年禘於大廟文二年大事於大廟宣八年有事於大廟定八年從祀先公此祫禘也禘爲時祭之名非喪畢而祭之名經書吉者公羊所謂未可以吉而吉也春秋常事不書四時之祭常事也其書者春正月烝桓八年爲夏五月復烝而書譏黷也八月乙亥嘗桓十四年爲壬申御廩災而書志不敬也禘於大廟爲致夫人書大事於大廟爲躋僖公書有事於大廟爲仲遂卒而繹書有事於武宮爲叔弓卒去樂卒事書從祀先公爲順祀書明乎此而五年殷祭之說緯不足據魯禘非禮之說小戴亦

未可信

鄭注王制云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杜預范甯以爲禘按三年喪畢之祭謂之祫謂之禘按之禮經都無明證士虞記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將旦而祔則薦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自始死至吉祭儀節備於此經雖言士推之大夫諸侯天子殯在卒哭不過多其日月之數其祥禫無異鄭注記云是月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疏謂是禫月禫祭仍在寢此月當四時吉祭之月則於廟行四時之祭而猶未得以某妃配若喪中然也按祭用首月與仲月經師無定說而禫月

安能必值祭月若值祭月則於廟否則於寢是禮無定制禫時已遷廟乎未遷乎遷則新主已入禰廟不得於寢未遷則主猶在寢固不得於廟行之疏說未晰謹按此吉祭即三年喪畢將正主於禰廟而祭也猶未配者特牲筮日辭曰孝孫某敢用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鄭注士祭曰歲事此言某事又不言妃者容大祥之後禫月之吉祭按鄭以特牲爲大祥後之吉祭是也檀弓云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者以祔與虞較祔爲稍吉故以祔爲吉祭以四時之常祭論則祔練祥皆喪祭也故記特著之曰吉祭祭畢乃遷於廟大戴記載諸侯遷廟禮曰成廟將徙之新廟君玄服從者皆玄服從至於廟注廟殯宮祝曰孝侯某敢

以嘉幣告於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朱云遷廟事畢乃擇日而祭焉其云成廟將徙之新廟者謂禰廟成將遷新死者之主於廟也穀梁曰於練焉毀廟毀廟之道改塗可也易檐可也玄服者未純吉也不稱哀予某稱孝侯某者吉祭也擇日而祭者祭羣廟也蓋喪畢遷新主於禰廟則自禰以上皆將遞遷親盡則祧故祭以告遷告毀耳通典段暢引春秋僖七年閏月惠王崩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以爲王喪再閏少五月而有事文武明王爲卒哭除喪即位而祭廟矣有事文武可知祭及羣廟　按僖八年書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左氏於七年先發傳曰閏月惠王崩襄公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八年傳曰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按魯語襄王三年而立晉侯襄王三年爲僖公十年曰

□□由十年逆推之襄王元年爲僖八年踰年然後改元則王崩實在七年然則禫乃吉祭今
閔公喪未畢二十七月而行吉祭又行禘禮於莊公與王
喪未大祥而祭文武皆非禮也故詳書以示譏
鄭注祭法云禘郊祖宗報謂祭天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
天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明
堂祖宗通言耳下有禘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
有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
用其姓氏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
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
殺也正義引雜問志云春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祭蒼帝
靈威仰太皞食焉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

謂合祭於明堂又注喪服小記曰始祖感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注大傳曰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並以禘爲祭天之名惟小記注又似禘稷爲不同近之爲鄭學者歷引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楚語禘郊不過繭栗以爲諸言禘郊與宗廟對文明禘非宗廟之祭大韶謹按祭法此文全本魯語展禽此論專爲越祀爰居而起發首云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下云黃帝能成名百物以明命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此法施於民者也以死勤事則祀之下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稷勤百穀而山死此以死勤事者也以勞定國則祀之下云烈山氏

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疏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此以勞定國者也能御大災則祀之下云禹能修鯀之功此御大災者也能捍大災則祀之下云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文王以文昭武王除民之穢此捍大患者也乃云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祭法作郊嚳非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嚳依韋注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所列皆人鬼無天神故祭法於禘郊祖宗後別論泰壇泰折及三辰寒暑四時之祭祖謂始祖穀梁曰始封必爲祖是也禘謂禘其祖之所自出虞夏祖顓頊顓頊所從出者

黃帝也商祖契周祖棄契棄所從出者嚳也故虞夏禘黃帝商周禘嚳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大傳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后稷始封於斄爲始封君奉嚳爲出王廟歷不窋至慶節正稷爲始祖而不祖嚳所謂世世祖是人也故周無嚳廟周人奉稷爲始祖本始祖之心追始祖所自出故商周並禘嚳喪服小記大傳所云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此其義也祭統云設同几禘嚳以姜嫄配故生民歌姜嫄而云履帝武敏毛傳曰帝高辛氏之帝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齋敬也是也周歌姜嫄與商歌有娀同知此而后

稷無父姜嫄無夫之妄可以釋齊魯韓詩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云感天可也漢高祖亦感雷電晦冥蛟龍之異而生豈得云高祖非太公子云無父是自誣其本朝然則魯語先言禘者黃帝帝嚳在先本其世次不得先顓頊於黃帝先冥稷於嚳故先禘於郊固先祖有功德別爲禘郊祖宗皆崇德報功之典不論祭之大小也商祖契而周不祖稷者因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言郊稷其實配者特配天於南郊周固祖稷不祖文王故喪服小記云禘其祖之所自立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祖后稷也所自出者嚳也以其祖配之指文武也四廟四親廟也后稷文武合四親爲七廟配非合食

之義謂以文武二廟配稷同爲不祧之廟耳以所自出爲
感生則以祖爲稷以稷配靈威仰是禘稷非禘嚳與祭法
注說又兩歧周頌雝序云禘太祖也箋云太祖文王也張
齊賢議曰伏尋禮經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或
有據白虎通義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
及鄭注詩序云太祖文王以爲說者其義不然彼以王者
祖有功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以謂文王爲祖自
非祫祭羣合食之太祖此說是也後世多崛起無始封之
祖即以受命王爲始祖三代以前不然商既祖契宗湯周
自然祖稷宗文王鄭見孝經云宗祀文王祭法云祖文王
或祖或宗其說不定故云祖宗通言耳今按孝經宗祀與

祖宗之義別宗尊也謂尊祀文王於明堂故樂記云祀乎明堂而民知孝祭統云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配上帝與配天兩義絕不同郊祀后稷謂祀天南郊以稷配食明堂非祀五帝之所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郊則壇而不屋屈天神於明堂則祀五帝於明堂以配文王非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矣配對也匹也[毛詩皇矣傳曰對配也文王有聲傳曰匹配也]召誥其自時配皇天君奭殷禮陟配天大雅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皆謂其德足以相配也然則配上帝者謂立明堂以尊祀文王與配天南郊者相匹所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鄭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明堂竊所未喻

鄭禘祫志云魯莊三十年八月公薨閔二年五月吉禘時

慶父殺子般之後公懼於難免喪又速二年四月則祫既
祫即以五月禘於其廟比月大祭故譏其速閔以二年八
月薨僖二年除喪始祫太廟明年禘於羣廟自此而後五
年再殷祭六年祫故八年禘僖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
文二年七月間有閏積二十一月明月即祫經云八月丁
卯大事於太廟文公十八年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三
年禘於羣廟六年祫故八年禘昭十一年五月夫人齊歸
薨十三年平丘之會歸不及祫冬公如晉十四年春歸乃
祫故十五年乃禘經云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至此五年
再殷故二十五年禘於襄公通典備載諸說高堂隆云喪
以奇年畢則祫亦奇偶年畢則祫亦常在偶年陳舒說三

歲一閏五年祭八年又殷祭兩頭如四實不盈三又十一
年殷十四年殷凡閒含二則十年四殷與禮五年再殷合
徐邈說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殷曹逊初難云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犆
礿三時皆祫禘祫雖有定年又無定月唐太常議高堂生
則先三而後二徐邈則先二而後三按鄭氏法甲年既禘
丁年當祫己年又禘壬年又祫甲年又禘丁年又祫周而
復始以此相承祫後去禘十有八月而近禘後去祫四十
二月而遠分析不均徐氏準以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
三十置一祫若甲年禘丙年冬祫己年夏禘辛年冬祫有
象閏法疏數又均權之諸儒義實長矣以上通典孔氏正義則

謂禘祫自相距各五年徐彥則謂禘祫同三年但時異楊士勳則謂禘三年而祫五年凡此諸說不外通數各數兩法通數則三年祫五年禘八年祫十三年禘非五歲再殷之義各數則三年祫五年禘六年祫九年祫十年禘既祫多而禘少十二年祫至十五年則禘祫一年並舉尤非其義至鄭所推元爲正義已疑之云閔二年五月吉禘於莊公是春秋文而於禘之前經無祫事知所云僖二年文二年宣二年昭十四年除喪始祫並是鄭推算而云非實事況大祫僅見公羊說春秋於十二公所載祭名有嘗烝禘三者不見有祫至昭二十五年左傳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大夫遂怨平子此傳因昭公將逐意如

雜敘前後事非一時禘於襄公未必實在二十五年鄭不過據以合五年之數耳甚非實事公羊所云五年再殷祭殷祭不知何禮緯書遂謂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光武信讖張純據之以希世主而後人沿其流治禮者但以經證經可矣

春秋傳禮徵卷三

春秋傳禮徵卷四

古歙朱大韶仲鈞著

僖公

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左氏曰晉荀息請以屈産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徵曰凌氏禮經釋例曰呂氏春秋權勳篇晉獻公乃使荀息以屈産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是晉時聘虞享時束帛所加之璧爲垂棘之璧庭實所設之馬爲屈産之乘三傳及孟子皆有此文而何休杜預范甯趙岐不知引享禮以釋之疏矣大韶謹按聘禮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以將命于朝下大夫取以

入告出許享用庭實假道但用束帛不特不用乘馬并不加璧虞虢相依晉欲伐虢故以重寶假道本非聘也假道者假於所過之國非所聘之國若以屈產之乘爲庭實則用聘禮於虞復云假道於虞其可通乎師伐虢之師而入聘八國亦無此法此子書之不經非注者之疏

四年遂伐楚次于陘左傳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注束茅而灌之以酒是縮酒

徵曰天官甸師共蕭茅注鄭大夫云蕭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春秋傳無以縮酒說文曰束茅加于灌圭而灌鬯酒是爲莤像神飲之也引春秋傳無以莤酒是用鄭大夫說

而春官司尊彝醴齊縮酌鄭注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泲之以茅縮去滓也郊特牲縮酌用茅亦引春秋傳無以縮酒爲證是縮酒有二一爲祼鬯之用一爲縮酌之用未審何義爲是

左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注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龜長數短曲禮正義引此傳曰時獻公卜驪姬不吉更欲筮之史蘇欲止公故託言筮短龜長耳其實無復優劣鄭注占人云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是鄭及杜同

徵曰古人行事重卜而輕筮宣十二年傳成王定鼎于郟

郟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定元年傳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襄二十三年傳君占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雒誥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雒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雒食皆用卜而筮不與故表記曰天子無筮鄭注謂征伐出師若巡守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是也春官太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命龜大遷大師貞龜士冠筮日筮賓特牲少牢筮日筮尸惟葬用卜士喪卜葬日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族長涖卜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是大事卜次事筮惟卜重筮輕故先卜而後筮僖二十四年傳晉文公納王先卜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復筮之得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洪範謀及卜筮又

云龜從筮從白虎通卜時西鄉已卜退東鄉問著于東方

然則筮人云凡國之大事皆先筮而後卜者卽事有漸之

義與春秋先卜後筮義不相背樂記諸侯以龜爲寶昭十

八年傳使公孫登從大龜定六年傳成之昭兆是也禮器

家不寶龜昭十八年傳鄭駟氏請龜以卜子產弗予魯語

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守龜者世守之龜故須請韋注以爲

卜人非也白虎通引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

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然則龜之長於筮有明徵非史

蘇託言

左傳與小臣小臣小臣亦斃

徵曰內宰之屬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晉語韋注小臣官名

掌陰事陰令然則小臣即周官之內小臣與燕禮大射儀之小臣職別

五年左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徵曰異義公羊說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中壅之靈沼謂之辟雝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囿曰靈囿稱沼

曰靈沼謹按經師以明堂辟雍靈臺同處謂之三雍以辟
雍爲大學此相傳說耳周頌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毛傳
曰雝澤也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有事于澤澤水草所鍾
也是囿中有臺臺下有沼孟子稱文王之囿七十里三輔
黃圖載靈臺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又曰靈臺辟雍皆在
長安西北四十里詩靈臺釋文曰靈臺在始平鄠縣今屬
京兆府所管十五年傳秦伯獲晉侯舍諸靈臺是臺所處
也謂之靈者孟子引詩而說之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
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說苑修文篇
曰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
仁也斯其義也其後以祖宗舊制爲一代大法猶皋應造

舟皆祖制也未聞以靈臺觀天文亦不聞別有囿臺左氏說靈觀二臺皆在廟於禮無文袁準正論辯之詳已今按觀臺者臺門也釋宮觀謂之闕釋名觀望也闕闕也在門兩旁闕然以爲道也周官治教政刑並縣于象魏使萬民觀之以其縣象使民觀之故謂之象魏亦謂之觀以其可以觀雲物可以遠眺望故亦謂之觀其上屋謂之觀臺禮器記曰天子諸侯臺門正義曰兩邊築土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定二年傳邾子在門臺臨廷指門而言曰臺門謂門上有臺也指臺而言曰門臺謂臺在門上也禮運記曰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諸侯廟在雉門內出謂出雉門觀在門兩旁故定八年雉門及兩觀災游於觀

之上謂游於觀臺也公視朔於治朝由治朝出應門故遂登觀臺則臺不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亦不在廟春官保章氏掌天文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鄭司農注以二分二至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黑爲水黃爲豐則雲物即天文公羊說諸侯不得觀天文亦無證

萬氏斯大曰周秦以前至不繫冬夏分不繫春秋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此指周正而不繫以時也獨大司樂有冬日至夏日至之稱周正建子改月改時當短至時立春已半月當長至時立秋已半月即繫以時亦當以春秋而不當以冬夏世

傳周官柳自周公周公聖人也豈其戾於本朝正朔加以非時之名至於二分在夏正則當春秋在周正則當冬夏謂之分者以日夜至此而均長短至此而分又以當卯酉月日行至此而適中故傳曰焉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周正也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仲秋之月日夜分夏正也則無論周正夏正皆無繫以時者自漢始漢武造太初歷改用夏正分至啟閉始均二十四氣之名始立又曰二十四氣在夏正則安於周正則戾蓋周改月改時其啟閉前後貿當大雪驚蟄芒種白露之節無此四節大韶謹按論改月改時者言人人殊惟萬此說鄭爲無理三正迭運不始殷周甘誓已云怠棄三正謂王者改正可也謂王者改時是

無天也授時成歲均以日行𨓝度桓五年傳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此指寅申巳亥四孟月杜預以始殺爲酉月非也莊二十九年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指昏旦所見之星與日次而言僖五年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傳載卜偃之言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昭四年傳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太史曰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爲孟夏北史李業興傳曰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此定論也安得云周之冬夏至周之春秋分冬夏二至者黃道發斂之所由生惟春秋二

分正當黃赤二道之交月所行之度卽日二至所行之度春分之月上弦於夏至之日道下弦於冬至之日道則望在秋分之日道可知秋分之月上弦於冬至之日道下弦於夏至之日道則望在春分之日道可知傳云分同道也是也故春官馮相氏日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而洪範則云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蓋月行不與日道同月所行爲白道日以入赤道內爲陰出赤道外爲陽月則以入黃道內爲陰出黃道外爲陽當其出黃道南爲正交入黃道北爲中交距交一象限去黃道六度爲半交月行二十七日有奇而交一終每交退天一度半十八年而退天一周故日行黃道與赤道交也歲祇兩次月之行白道與黃道交也

則月有兩交每月有冬有夏惟春秋二分與日同度故馮相氏云春秋致月二者義實同然則洪範所云冬者冬至之日道也所云夏者夏至之日道也冬至夏至洪範已有明文亥言周秦以前至不槩冬夏此何說也春秋書日南至者以日體言禮記言短至者以日景言周官言冬日至者兼氣言三禮義宗曰夏至爲中者至有三義一以明陽氣之至極二以明陰氣之始至三以明日行之北至故謂之至又曰冬至中者亦有三義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謂之至萬泥於改時之說因誣周官爲僞書按周官用夏正無一用周正內宰職上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若周正則上春爲夏之十一月

安得始鑿淩人職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若周正則十二月爲夏之十月水始冰安得斬冰別詳周官釋歲則冬月至夏日至爲子午月又奚疑國史書時王正朔故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猶孟獻子云正月日至七月日至云正月七月可也謂周之正月七月也若云春日至秋日至則不通矣四時天之所有殷周不得擅改故國史於春三月必繫以王然則何以書春曰春秋四時畢備以月繫時若不書春是無歲始冬不可爲歲始周以十一月爲正歲首書冬便一年有兩冬故秦之歲首可書冬十月周之歲首不可書冬十一月也至謂啟閉前移當大雪驚蟄芒種白露尤不成語周之立春日在營室則立夏在畢立秋在翼立冬在

尾安得云立春當大雪立夏當驚蟄立秋當芒種立冬當白露昭十七年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二十四年傳曰日過分而陽猶不克當夏五月而云日過分當夏六月而云日過分而未至是正朔可改而節氣不可改明甚漢兒寬與博士作正朔議謂黃帝建氣物分數氣卽二十四氣也五日爲候三候而氣小正正月啟蟄月令仲春始雨水仲夏小暑至仲秋白露降其名皆在漢以前逸書備載二十四氣之名孰其一孔之見盡誣古書爲僞幾於無書可讀

冬晉人執虞公左傳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注臘歲終祭神之名正義曰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改臘曰嘉平蔡氏獨斷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

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應劭風俗通按禮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爲臘臘者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此言虞不臘矣則當時有臘祭與蜡合爲一祭言漢改曰臘不蜡而爲臘矣

徵曰郊特牲記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鄭注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又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臘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據此則臘與蜡不同而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注此周禮所謂蜡也是臘卽蜡正義曰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衣黃

衣黄冠郊特牲息民與蜡異也又曰凡蜡皆在建亥之月皇氏以爲夏殷蜡各在已之歲終據傳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是臘在建亥之月蜡與臘得在一月但祭分兩時耳

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非禮也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赴於同不祔於姑則弗致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於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曰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

焉

徵曰說夫人者三傳異義近人多宗公羊劉逢祿公羊釋例曰祔廟不得言致孔氏通義曰左氏以爲哀姜穀梁以爲成風皆與致義不合致者告至之辭金氏禮箋曰經例卒稱夫人葬稱小君是夫人爲生稱不得遐於已葬哀姜薨已七年致主於廟而猶稱爲夫人無是禮矣公羊以爲齊媵女之先至者爲得其實婦人廟見曰致自嫁者言之曰致女成七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自來歸者言之曰致夫人桓三年齊仲年來致夫人也與此經用致夫人是

大韶謹按當從穀梁說三年書葬我小君哀姜以小君禮葬則哀姜已成之爲夫人矣成之爲夫人則已配於莊公

無須於此年致之豈有葬歷七年而始致其主者乎左氏未得其實公羊以爲齊媵女之先至者以宣八年葬我小君頃熊誤以文公夫人爲僖公夫人遂摠爲僖公本取楚女二十年西宮災董生說曰釐取於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已爲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爲居此誅去之意也按經師各有授受後人未敢肊斷其是非獨公羊此義不可從楚自熊繹以後其名並繫以熊三代以前男子有冠姓者乎潛夫論氏姓篇以晉祁奚爲黃帝子十二姓之後按襄二十一年左傳曰必祁大夫注祁奚食采於祁因以爲氏祁縣今屬太原昭二十九年傳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賈辛爲祁大夫注祁太原祁縣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芈姓其後也索隱引世本曰六曰季連是爲芈姓季連者楚是也鄭語楚之

興者其在芈姓乎古者男子冠氏於上女子繫姓於下昭十九年左傳芈姓有亂必季實立傳有江芈季芈不聞稱江熊季熊惟桓十二年傳杜注羅熊姓國此預之妄也顧氏補正改爲芈姓是也如公羊說春秋應書夫人芈氏薨書葬我小君頃芈古今傳記不聞熊爲楚姓然則左氏作敬嬴公穀作頃熊者敬頃同聲嬴熊聲相近王劭云古人讀熊皆于陵反公穀師口授遂誤敬嬴爲頃熊文十八年左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是出姜爲文公適夫人敬嬴者秦之媵女也故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因姻好而來歸也自誤以文夫人爲僖夫人何乃謂宣公即僖公妾子此妄之又妄者也世家世本並云宣公文公子穀梁同僖公篇

不見逆女之文意取聲姜當在爲公子時如齊人脅公立媵爲夫人春秋應書某如楚逆女乃得其實宗廟之祭夫婦親之公如欲立齊媵爲夫人則齊媵助祭可已何須致又何待八年始致公取楚女定在何年知公羊之說誣矣金以葬稱小君夫人爲生稱說亦泥聘禮曰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又曰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定十二年左傳從我而朝少君（小少同義）是夫人小君存歿通稱又以致爲告至之辭尤非凡書至自某者此告至也若致女致夫人非此之謂禮婦入三月然後廟見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則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然則致者成其爲婦也頃熊來歸在何時可以三月之廟見當致夫人乎按劉向曰夫人

成風也致之於太廟立之以爲夫人此卽異義所謂以子
爵母也其事於禮本無徵其人則成風近是
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公羊曰此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
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注不以殤禮降
也許嫁卒者當爲諸侯夫人有卽貴之漸穀梁同
徵曰孔氏通義曰諸侯絕旁朞爲其女子子無服惟嫁爲
國君夫人者乃以尊同服之若其許嫁國君雖未嫁有貴
道當亦爲之大功從內女有服者錄卒喪服大功章有女
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
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彼言女子子而
許嫁大夫者雖未嫁得以貴降其世叔父母姑姊妹與嫁

者同則父母於未嫁女亦得以貴制服相較足明矣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左傳下拜登受正義曰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太史氏右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彼降階再拜是此下拜升成拜是此登受

徵曰鄭於覲禮注曰大史辭之降也春秋傳曰且有後命以伯舅耋老毋下拜此辭之類疏彼以齊侯年老故未降已辭此下拜禮也故降拜乃辭之彼齊侯不升成拜者亦以年老故也謹按諸侯受於天子與諸卿夫受於諸侯聘使受於主國君禮稍別燕禮大射儀公舉媵爵爲賓舉旅

行酬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聘禮主君醴賓受幣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歸饔餼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大夫辭升成拜問卿賓東面致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燕大射之拜親拜於君所也歸饔餼之拜問卿之拜皆奉其君之命而致故皆再拜稽首經文明著之曰辭若覲禮無辭文始王使人用璧勞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繼天子賜舍侯氏再拜稽首至覲日侯氏坐奠圭再拜稽首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享奠幣再拜稽首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

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告聽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經文但云延之曰升不言擯者辭則太史述命之時未嘗以王命辭也據禮諸侯見天子與受賜無辭法此宰孔辭無下拜者異數也故外傳紀其事曰桓公召管仲而謀若本有辭法桓公但依禮而行可也何須與管仲謀鄭注禮據此傳正義據覲禮以證皆未細審也又按司儀云諸公之國相爲國客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又曰致饔餼如勞之禮皆下堂拜命訖登堂即受幣無升成拜之文與此傳合與覲禮不合

冬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公羊曰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

君之子奚齊何殺未踰年之君也穀梁曰其君之子者何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徵曰奚齊及卓皆未踰年一書君之子一書君者左氏紀其事曰殺奚齊于次殺公子卓于朝戴氏東原曰立子不以正即位不正其爲君義不素定也雖有先君之命私也即君位於朝然後成之爲君說足與左氏相發明不得書弒其君奚齊義未定也不得書殺公子爲喪主也然則奚齊不稱君之子而何稱穀梁失經意

十年左傳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

徵曰春官司巫掌巫降之禮鄭注降下也巫下降神之禮

疏人死骨肉下沈於地精魂上歸於天天地與神人通楚
語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齋肅中正其知能上
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
如是則明神降之楚辭九歌靈皇皇兮旣降朱子集注以
靈爲神降於巫之身者也巫能下神故太子精魂得憑巫
而與人言此理之常

十一年左傳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注諸
侯卽位天子賜之命圭爲瑞　文元年毛伯來錫公命注
諸侯卽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爲信僖十一年王賜晉侯
命亦其比也

徵曰攷工記玉人職鎭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

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鄭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以上鄭注謂之守者諸侯世守之圭也文九年傳楚子越椒來聘執幣敖莊叔曰敖其先君神弗福也十二年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幣即王也聘用瑑圭猶曰先君則命圭爲世守之圭明矣杜乃云出聘必告廟故曰先君按聘禮使者釋幣于禰無聘君告廟之事杜此爲之說覲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莊元年公羊傳命者何加我服也若賜以命圭之事毛詩序曰崧高命申伯也其詩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介圭命

圭也說文引書曰稱奉介圭卽顧命賓稱奉圭之文與尺有二寸者別此因申伯出封故錫命圭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以璧勞侯氏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侯氏還璧使者受此璧也非圭也所以勞諸侯非所以賜諸侯也王勞諸侯以璧猶君勞聘賓以束帛乃傳云王賜之命而脩以受瑞似王賜以玉矣今按周語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歸告王曰執玉卑替其摯也替摯無鎭事與此傳同又曰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卽冕服不聞錫以命圭也然則執玉者謂受王命執其信圭以爲摯耳

故曰晢其摯非因其即位而以命圭錫之外傳義甚明

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左氏曰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於防而使來朝公羊曰鄫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穀梁曰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朝己也言使非正也以病鄫子也注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亦事之不然左氏近合人情

徵曰說此經者多從左氏顧氏五經同異載何孟春說曰禮婦人謂嫁曰歸諸侯之女出曰歸于某春秋書叔姬歸于紀始嫁之文也重書歸于酅則以紀侯失國紀季有酅在齊叔姬於是歸奉其祀也亦謂始嫁之文可乎文十二

年紀子按當作杞伯來朝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叔姬卒不言紀當作杞絕也然則不繫之國謂皆內女之未嫁者可乎蔿氏斯大曰此鄫季姬也前此何以不書歸蓋歸於鄫子為世子時公不自主其昏也今既寧何以不書既詳其遇防使朝之事則來寧自見不必書也先儒多從二傳此傷風敗俗之尤趙子常云使其請己者謂公怒其不朝而止姬姬使鄫子因朝而請見如此則三傳可通或疑明年季姬歸鄫為始嫁之文獨不見紀季姬之歸鄫非始嫁亦書乎若以叔姬繫紀季姬不繫鄫為疑今年已見明年歸鄫自從省文毛氏奇齡曰文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則齊昭公夫人齊君舍之母徒以商

人弒君舍無禮於姬史官載去齊字祇稱叔姬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則并與其夫同歸寧者是春秋三子叔姬皆屬已嫁與此季姬去國稱字同大韶謹按此三說者均似是而實非春秋書來寧者二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僖二十八年杞伯姬來莊公卒成風存於禮猶得寧而於莊二十五年書伯姬歸于杞此季姬未嘗書歸于鄫未嘗書鄫季姬來左氏何由知其來寧來寧禮也歸者始嫁之文因來寧而明年書歸是再歸也無此例至莊十二年書紀叔姬歸于酅蓋閔紀之亡故於二十九年書紀叔姬卒三十年書葬紀叔姬備錄其事閔之也必繫以紀明爲紀侯夫人也伯姬卒叔姬繼女君異於始嫁者也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故謂嫁曰歸

如季姬嫁爲鄫夫人公怒止之明年還鄫當書鄫季姬歸于鄫春秋別嫌明微不當以已絕復歸之人同於始嫁之人何引紀叔姬歸于酅句首刪去紀字是自留其罅隙也萬謂省文春秋之例無事在隔年而蒙上省者即有之如昭六年冬齊侯伐北燕七年正月暨齊平此中無異事故蒙上伐燕文而書此閱時而不閱事也與此別至謂歸鄫爲世子時公不自主昏尤屬肊說歸於世子與歸於國君同內女爲大夫妻者如莒慶齊高固尙書來逆鄫子爲世子時而取魯女何所諱而不書嫁爲鄫國世子婦公何以不主昏至何引文年之子叔姬以證按公羊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

之穀梁曰許嫁以卒也惟左氏以爲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按內女之被出者如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成五年杞叔姬來歸是若□□□□被出於杞當書杞叔姬來歸尊同則服其親服既被出者□□得爲諸侯夫人無服何以卒子叔姬然則書子叔姬卒者與僖九年書伯姬卒例同皆許嫁爲諸侯夫人而以成人之喪治之也公穀之說甚正左氏因杞伯來朝牽合爲一事乃有請絕叔姬之說春秋書杞伯來朝書二月庚子子叔姬卒絕然兩事如左氏說當書杞叔姬卒不當但書子叔姬使已適人之女與未適人者混成五年杞叔姬來歸八年杞叔姬卒顯有明證此

皆左說之誣趙子常以請已解爲使郿子來朝而請已不知請已者公穀說也因不朝而使來朝者左說也和合爲一尤穿鑿至毛謂春秋三子叔姬皆爲已嫁與此季姬去國稱字同按齊人執子叔姬齊人來歸子叔姬明繫齊侯夫人若云齊人來歸齊子叔姬不成辭而云史官截去齊字乎齊高固及子叔姬明繫高氏婦若子叔姬來高固不來則當書高叔姬如蕩伯姬比叔姬爲高氏婦而云齊高固及齊子叔姬來尤不可通如其說則當書郿子及季姬不當書季姬及郿子此夫爲妻綱之禮也

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穀梁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

事也始封必爲祖

徵曰漢丞相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此其說鄭注禮宗之注王制天子七廟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注祭法遠廟爲祧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注序官守祧云遠廟爲祧周爲文王廟武王廟注守祧職云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

遷主臧於文武之廟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天子七廟其正也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繇是言之宗無數也此其說王子雍宗之云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爲二祧并始祖及四親廟爲七聖證論曰周之文武受命之主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張融難云若數高祖之父祖與文武爲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以言七廟無虛主故以孔之言爲本穀梁小記爲枝葉按王不好鄭學而論廟制則劉

說與聖證論之言篤矣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於天子云遠廟爲祧享嘗乃止於諸侯云顯考祖考享嘗乃止則二祧爲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又奚疑如鄭說周公時文武居四親之列何得謂之遠先公之遷主臧於后稷廟以孫從祖可也先王之遷主臧於文武廟屈祖於孫不可且后稷及文武便有三祧祭法何云二祧張融以九廟難王劉歆云宗不在數中矣大嵙謂周之制與夏異與殷亦異禹及身而王湯以孤聖獨興故夏祖顓頊謂夏無始祖說亦非而郎宗禹殷

祖契而卽宗湯周則文武並有功德將宗文而遷武乎武固受命王也不可遷將宗武而遷文乎文固受命惟中身不可遷一代不得有兩宗故周公依古七廟之制以待後之迭毀依殷三宗之制別立廟於東都爲世室是爲明堂固不在七數淸廟詩序云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戴氏東原毛鄭詩攷正曰據雒誥是爲成王七年周正之十二月戊辰在新邑烝祭文武之詩周公相成王朝諸侯後故咸至廟中助祭孟子引書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中不顯頌文不承頌武甚明不丕古字通顧氏唐頌正言之詳矣按戴說足補序說所未及試證之書大傳雒誥傳曰於卜雒邑營成周立宗廟一統天下合和四海

而致諸侯天下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慨然若見文武之身其云升歌者卽明堂位記所云升歌清廟也是雒邑之祀固合祭文武於明堂雒誥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又曰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文武並稱則明堂之爲合祭文武甚明逸書作雒篇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南繫于雒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乃設郊兆于南郊以祀上帝以后稷配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焉封人社壝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

格藻棁設移旅楹舂常晝內階元階隄唐山廇廡門廓臺
元闕其云設郊兆者郎召誥用牲于郊也云社壝者郎社
于新邑也云先王皆與食者郎雒誥稱秋元祀咸秩無文
也云乃位五宮者古位立同字故古文春秋公郎位爲公
郎立位郎立也乃立五宮句目下言反坫以下與明堂位
記略同是明堂固建於東都爲合祭文武之廟故雒誥云
王入太室祼攷工記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言
三代之制異名同實古世太同字文十五年太室屋壞公
穀作世室公羊曰世室世世不毀也周公曰太廟魯公曰
世室周以后稷爲太廟故魯以周公當之以文武爲世室
故魯以伯禽當之而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

之廟武世室也以武公當武王此記人之失然可見文武世室固不在七數中矣知此而九廟之疑可以釋幷大小宗伯守祧典祀諸職不見明堂之祭亦可以明

說明堂者多異義蔡氏月令章句合太廟太室明堂大學口口口包詳鄭注堯典受終于文祖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尙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府以尊天重象也五府者唐虞謂之五府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文祖者赤熛怒之府謂之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此鄭所本又注雒誥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曰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爲用

其法度也又注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曰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此三注同按逸書蔡公稱亦惟有若文祖周公哀二年左傳文祖襄公文者頌美之稱文祖與光烈考對文周公告成王稱文王爲文祖與蒯聵稱襄公爲文祖義同故太史公曰舜受終于文祖文祖堯太祖廟也其訓古矣緯書以火精爲文祖不過證成亦伏符耳以之說經不敢信

一鄭又注玉藻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曰南門國門也天子宗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又駁

異義曰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
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
人明堂五帝帝一室合於數注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
曰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按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
類亦如之兆山川丘林墳衍各因其方天神地示皆爲壇
而祭惟喪國之社屋之以五精之帝各處一室古無此禮
不敢信一既以五室象五行則木火金水之屬當在東南
西北之正室何以舍四正而宅四隅使坐鄉皆偏不敢信
一南門者應門也顧命逆子釗于南門之外下云王出在
應門之內應門即南門諸侯□□僖五年左傳公既視朔
遂登觀臺廟在雉門內既視朔□□□□□□視朔當在

應門故記人曰聽朔于南門之外上句言南門下句言闈門左扉卽闈南門之左扉也春官太史亦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以南門爲國門以闈門爲闈路寢門分爲兩解不敢信一大戴說明堂曰此天子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或曰此文王廟也小戴曰大廟天子明堂故鄭云天子宗廟及路寢皆爲明堂制然謂大寢如明堂則無解於顧命之東西序東西房及西夾更無解於覲禮戶牖之間及記之東箱故答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周公攝政乃立明堂於王城按臯應三靈辟廱皆本祖宗舊制爲一代大法明堂非周公所創旣爲周公制

作禮經亦周公手定又何以不爲明堂制此尤不敢信明堂制度攷工記與大戴記不同攷工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則云九室室有四戶八窗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其外水名辟雝北魏李謐著論辯之曰攷工記得於五室而謬於堂之修廣盛得於戶牖失於九室蔡伯喈識其修廣之不當未思其九室之謬鄭康成釋五室之位各居四隅四隅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中左右之介棄而不顧近人孫氏星衍明堂遺制攷爲九室圖三三平列中爲道縱閒九尺按逸書月令解及呂不韋十二紀於四正之室並有左介右介（介个同字）介夾也鄭注鄉射記曰兩旁謂之介

射侯兩旁謂之介室之兩旁謂之介其義一也室之有左右介猶堂之有東西夾皆於一地若三三平列爲九室室間有道以間之則四正與四隅各自爲室安得謂某室之左介某室之右介且南北不過七筵疊排三室已占六筵之地橫閒減縱閒一半一道得四尺五寸則南北兩頭迫於堂廉盡階不升堂卽入室成何體制攷工月令本無九室之文欲通大戴失之小戴孫又曰攷工記旣稱五室又云內外有九室知約舉青陽明堂諸有名之室爲五而四隅室在其數中周制本有九室鄭云路寢如明堂制據內有九室之文則明堂亦九室矣內有九室葢言王宮之內按記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內路

寢之裏也外路寢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疏
九卿之九室在路門外正朝之左右爲之天官九嬪職掌
婦學之灋以教九御然則九嬪之九室當在后正寢後此
與明堂之制何涉而漫引乎孫說甚疏實事求是證以尚
書毛詩及古禮經則明堂有二一爲壇壝宮覲禮諸侯覲
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上介皆
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秋官司
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
侯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
等方三百步積尺五千四百十二尋方九十六尺旁一門
則四門周書明堂篇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國南門

之外六戎之國西門之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應門即南門謂其位更在南耳釋之曰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小戴題篇曰明堂位斯其義也覲禮不言壇階司儀則分上中下三等注諸侯各於其等奠圭降拜既乃升堂授玉堂即壇也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明堂者壇也是也天官掌次王合諸侯則張大次小次注大次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宮待事之次疏大次去壇遠小次去壇近此天子大朝諸侯之明堂巡狩方岳亦如之故孟子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封禪書泰山下有古明堂遺址荀子且云築明堂於塞外亦謂築土為壇壝宮也是也一

爲合祭文武之明堂周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近爲毛

詩學者據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明堂祀□

帝之所□壇而不□此說非也作維篇明言四阿反坫矣

史記篇曰勇而㝵上不登於明堂□□□有德而祿有

功必賜爵祿於太廟故曰登於明堂服□□□□□堂

爲祖廟是也至攷工之五室本非明堂傳禮者誤爲一上

言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此記明堂

修廣及高之數以積尺計之九九八十一七九六十三其

五千百有三尺其下云五室凡室二筵謂五寢之室非謂

於一堂之上爲此五室也天官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夏

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鄭以寢爲廟寢者據祭

祀修寢一句耳按下文云王行洗栞石掌蹕宮中之事若為廟寢則當如守祧職修除黝堊專掌廟祧不當復掌宮中之事且天子七廟不當言五寢然則祭祀修寢者謂王有祭事齋居路寢小寢無事則隸僕於此時修除之耳五寢自指王之小寢崔靈恩三禮義宗說天子諸侯宮寢之制云春居東北之寢夏居東南之寢秋居西南之寢冬居西北之寢春三月之中居正寢三月之末土王之日則居中寢餘三時亦如之以從時候下曲禮正義曰王有六寢一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也其一在東北春居之一在西北冬居之一在西南秋居之一在東南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並指燕寢據此則一寢在中四寢於四隅

戶仍皆南鄉古者制度皆前堂後室有東西房東西夾攷工所云凡室二筵指燕寢之室逸書呂紀云左右介者指東西夾也崔云正寢指堂後之室也若爲五室於一堂之上縱數之南北疊三室橫數之東西列三室更爲左右介則甕塞已甚且玄堂在北天子聽朔居之將南面乎北面乎此必不可通冬官篇亡河閒獻王以攷工記補之本非六典原文其云四旁兩夾窗與大戴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皆屬傳聞之失明堂本大名南鄉一室何以獨占其名曰明堂明堂旣屬路寢何以正室名曰太廟以生人所居冒始祖之廟稱此則呂不韋所紀後人所以雜之逸書也不可信今撥三禮義宗肊測五室爲五寢之室以待通人論

定

朱氏珩曰以五室爲五寢之室自是卓見人所未及但五室既爲寢何上文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豈九室非寢與

大韶按自記云九嬪九室九卿九室作昏義者述之曰天子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此漢初諸儒之說徵之於經似未可信漢以大常光祿勳衛尉太僕鴻臚廷尉宗正司農少府爲九卿周制但有六卿六卿之長曰孤卿王氏伯申說亦曰冢卿周時本無三孤之稱其以三孤配六卿爲九者非也記又曰九分其國九卿治之天子但有六卿六卿兼領其外爲六遂安得云九分其國不可信一六官

之長曰卿其屬有中大夫下大夫總五官計之中下大夫凡百有三十九安得云二十七大夫不可信二古者天子后立六宮諸侯夫人立三宮天官內宰以陰禮教六宮注鄭司農云六宮後五前一元謂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教者不敢斥言之謂之六宮若今稱皇后為中宮矣又昏義注曰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正義曰六宮在後者后之六宮在王六寢之後九嬪以下分居之據禮宮與寢通稱后六宮象天子立六官也夫人三宮象諸侯立三卿也天子諸侯大寢居前小寢列後則后六寢夫人三寢亦大寢居前小寢列後后六宮夫人以下分居之夫人三宮世婦

以下分居之曲禮諸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御妻周官內官有九嬪世婦女御而無三夫人酒人漿人諸職但言夫人不言三九嬪以下均無人數作昏義者以內外分配各以三乘之故云二十七八十一耳不可信三宮室之制中央為室東西為房大寢與小寢制同六宮安得有九室以九嬪遂云九室豈世婦之室有二十七御妻之室有八十一乎不可信四楚語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卿也大夫也士也爵有三各分上中下故云九品天子一取九女以姪娣從故云九御其九嬪世婦女御皆內官也佐后夫人治內職者內官之名九嬪猶外官之名九卿均非定以九數月令多以三公九卿並言九卿之與六卿其同異經無明文治周官

者但依五官本文爲據可也

十有一月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注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正義曰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

徵曰晉語作轅田韋注引賈云轅易也或曰轅車也以田出車惠氏棟左傳補注曰爰田猶哀公之用田賦下文作州兵者猶成公之作丘甲說文爰籀文以爲車轅字春秋左傳多古言古義故以爰爲轅服訓爰爲易易田之法本周制何言作也大詔謹按訓易者是也大司徒授田之法有不易一易再易漢書食貨志說其制曰歲耕種田爲不易上田休一歲爲一易中田休二歲爲再易下田三歲更

耕自爰其處荀說漢紀作換易其處宣十五年公羊傳何注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故三年一換主易居地理志秦孝公用商鞅制轅田注張晏曰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割裂田地開列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孟康曰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商鞅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處食貨志亦云自爰其處是也說文作趄云趄田易居也廣韻趄易田名也按何云換主易居班云更耕自爰其處孟云爰土易居許云趄田易居其義均同爰之義爲易故史記酷吏傳集解蘇林曰爰易也韋昭曰爰換也說文以爰爲車轅字是內外傳字同以田出車或說非是杜云爰之於所賞之眾不知何義惠

乃比之於田賦春秋書用田賦說者以爲重斂上文曰衆
皆哭下文曰羣臣是憂方欲厚施以說民而以重斂當之
恐失其旨州兵之制無明文可證惠又云易田本周法不
當言作按鄭子駟作封洫溝洫亦古法也何以云作按地
理志商鞅亦承用古法又何以云作乎二十四年傳召穆
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豈得謂常
棣之詩作於召公

二十三年左傳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
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注揮湔也正義曰說文云匜
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盥澡手也從臼水臨皿然則
匜者盛水器也盥謂洗手也沃謂澆手也懷嬴奉匜盛水

爲公子澆水令公子洗手旣而以溼手揮之使水湔汚其衣故曰揮濺也

徵曰禮盥必有洗士冠鄭注洗承盥洗棄水器也凡洗皆設於阼階東南冠昏飲射燕食諸禮並同婦洗則在北堂惟至尊者則不就洗用槃匜特牲設尸盥匜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記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匜者西面淳沃執巾者在匜北少牢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于槃北乃沃尸盥于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授尸士虞記淳尸盥執槃西面執匜東面執巾在東面宗人授巾南面據禮尊者盥有奉槃者有執匜者有淳沃者鄭云淳沃稍注之

有執巾者說文云匜似羹魁者斗部曰魁羹枓也枓勺也木部曰杓枓柄也天官書杓攜龍角魁枕參首杓斗柄也魁斗勺也匜之器爲勺以盛水旁有柄所以執其吐水者謂之流士虞匜水錯于槃中南流注流匜吐水口也然則古之盥用匜澆手使水下流於槃有匜必有槃傳不具耳盥有用巾者有不用巾者用巾者特牲少牢士虞諸篇所云是內則亦云盥卒授巾其不用巾者則揮之鄭於特牲注曰尸尊不就洗亦不揮以其有巾故不揮釋詁云揮振竭也竭即乾也攷工𢃄氏而揮之而盝之（盝與漉同）不用巾故揮去水使乾既字句既卒也謂卒盥也而猶乃也謂盥卒乃揮之也（哀十四年傳既而言之注既終事也謂事畢乃言之與此句法同）然則公子盥

時奉槃奉匜及沃者女五人皆在側士昏媵御沃盥交媵姪娣也懷嬴適故怒耳晉語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嬴怒□□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爲才子圉之辱備嬪嬙焉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是懷嬴爲穆公適夫人女以嘗爲子圉妻不敢以婚姻正禮致之而令與於五人公子乃使與五人者同侍沃盥故怒曰□□□□□□□□義甚明正義依杜解爲湔汚其衣以揮爲懷嬴揮之於禮下闕

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公羊曰西宮者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注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

取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室
也故云爾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
宮少在後漢書五行志說此經曰董仲舒以爲釐取於楚
而齊媵之脅公使立以爲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
若曰妾何爲居此誅去之意也以天災之故大之曰西宮
穀梁曰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以
是爲閔宮也注言閔公非僖公之父故不言新宮也
徵曰西宮左氏無說杜預以爲別宮非三宮之內一宮其
說近是喪服傳曰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辟子之私
也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內則記
曰自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宮卽寢也曲禮記曰女子許

嫁非有大故不入其門云門是女子子亦異宮有門則有庭然則異宮者別為門庭而居其大寢自天子達於士惟一別為門庭故有東西南北之宮左傳隱三年衛莊公取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是父子異宮之證後世因此傳遂稱世子曰東宮亦曰青宮蓋附會之說莊十二年遇太宰督於東宮之西襄十年攻執政於西宮之朝又曰劫鄭伯以如北宮謂之東西南北者以其列大寢之四隅也此經書西宮猶襄傳之稱西宮耳爲子以中宮并東西為三宮何又云右媵居西左媵居東於禮皆無文可證至舊傳說誤以頃熊為楚女公羊師本無此說此王充所謂語增也無容論又按春秋內官之見於左氏者有諸子襄十九年諸子仲子戎子哀十年諸子

鬻姒有孺子哀五年季孫謂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按
韓子外儲說右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
薛公欲知王所欲立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
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漢
大子內官有孺子是孺子之稱諸侯至大夫同至文六年
左傳辰嬴賤班在九人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
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又襄十九年傳圭媯之班
亞宋子所謂班者不知何義於禮亦無徵穀梁以西宮爲
閔宮按古者宮與廟通稱諸侯五廟始祖居中四親列東
西但言西宮知爲祖乎爲禰乎故左氏言宮皆繫以謚無
言東西者至成三年書新宮災以宣公主新正乎禰廟故

曰新宮穀梁以爲廹近不敢稱謚恭也是也閔之薨至此閔二十年何嫌而不稱謚僖承閔後固奉閔爲禰廟文二年躋僖公穀梁亦云先親而後祖此傳何以言近於禰宮前後傳自相違公穀俱不可從杜注近是

二十五年秋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杜注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

徵曰藏氏東原曰先君雖未葬既踰年則書爵桓十三年書衛侯成三年書宋公衛侯是也書爵與內稱公同文公成公皆先君未葬春秋書公即位踰年也雖既葬猶稱子文十八年書子卒僖二十五年書衛子未踰年也是故諸

侯即位以踰年爲斷不斷於葬與未葬杜氏說

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穀梁曰諱會天王也　公朝于王所公羊曰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穀梁曰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穀梁無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左氏曰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公羊曰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其致天子也穀梁曰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朝于廟禮

也于外非禮也會諸侯言溫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

徵曰讀春秋者於此可攷會同之禮大宗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會同即巡守禮據天子巡行邦國曰巡守據天子至方岳覲諸侯則曰會同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旣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上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司儀職將合諸侯則合爲壇

三成宮旁一門此天子巡守方岳而覲羣后之禮也司盟職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此因會同而盟諸侯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惠氏禮說曰虞禋六宗而覲四岳羣牧周祀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臨之以上帝涖之以羣神非盟而何方明者六宗也其神卑於上帝尊於山川尊而宗之故曰六宗按以方明爲六宗其說郅確孫氏星衍尚書疏亦宗其說春秋時王不巡行而近畿之地鑾輅猶或至焉故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於蚌宮即覲禮三百步之宮謂壇壝宮也左氏紀其事曰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王巡踐土晉作王宮與王巡虢守虢作王宮同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

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司盟所云詔
明神也定四年傳召陵之盟祝鮀述載書云王若曰晉重
魯申衞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司盟所云旣盟
則貳之也周重宗盟故姬姓列前春秋序國大小故先晉
齊衞稱子猶鄭子儀之稱鄭子子儀在位十四年而莊十
四年傳云傅瑕殺鄭子以其位未定也溫與河陽本周邑
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中有溫盟二邑大事表曰今懷慶
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有古河陽城武王會諸侯於孟津郎
此地按盟孟本以同聲通用後歸晉是諸侯會於溫者周王將狩河
陽而會以覲王也狩有二義蒐狩謂之狩巡守亦謂之狩
車攻詩序云宣王復古也修車馬備器械因田獵而選車

徒爲其詩曰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定四年左傳取于相土
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天官掌次職諸侯朝覲會同則張
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鄭注謂諸侯從王而師田者又河
疑於河陽之狩而言非其地乎天子以四海爲家王所在
曰王所覲禮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攷工梓人祭侯辭曰
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史記衞將軍傳遺詣行在
所注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雖在京師行所至
耳因巡守而公朝即古朝於方岳之禮左氏乃曰以臣召
君引孔子之言以質之按左於趙盾弒其君夷皋於陳殺
其大夫洩冶下兩引孔子曰此非闕里之微言或傳聞之
失實也左於文元年傳云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

衞及南陽先且居曰請君朝王晉侯朝王於温不朝京師而朝于温又得謂之召王乎公穀未見周官之法故爲之說曰諱會天王也曰非其所也均於禮違何注乃云時晉文公年老恐功不成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按晉世家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奔狄年四十三反國年六十二是何年老之說也按昭十三年左傳叔向曰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亡十七年以晉人說晉事當得其實晉語僖負羈亦云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是文公反國年三十有六卒時不過四十有二安得謂之老莊二十八年左傳晉獻公取於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取二女於

戎大戎狐姬生重耳獻公烝父妾在武公卒後據叔向云生十七年則文公之生當在獻之五年其奔狄當在獻之二十二年據十二諸侯年表如世家所述則獻公生重耳在武公十九年年表武公在位三十九年反前於申生二十餘年其誣不已甚乎

鄭注大宗伯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殷同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而命政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大行人注同昭十三年左傳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

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正義曰大宗伯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謹按左氏所說皆諸侯自相朝聘之法與周官之法無與以周官全經攷之諸職所云會同皆巡守之制地官鄉師大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牛人凡會同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司市凡會同市師帥賈師而往治其市政稍人若有會同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廩人凡邦有會同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夏官司弓矢凡會同頒其弓弩戎右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牲巡行方岳故有兵車輂輦糧食之備王制

說巡守之禮云命市納賈故市師帥賈師而往若僅在國外則近郊三十里遠郊五十里一日至一日會一日歸委人自有郊里之委積何須治其糧與其食春官大祝大會同造于禰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攷工記玉人則云大璋中璋邊璋七寸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夏官校人將有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之禮此其證矣職方氏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修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又曰王殷國亦如之殷國即殷同天子十二年一巡守因巡守而見諸侯故曰時見至方岳諸侯各朝於方岳故曰殷見大宗伯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掌客王巡守殷國皆因巡守

而殷見注乃云王不巡守乃殷國似未嫌覲禮於饗禮乃歸下更端言之曰諸侯覲於天子此因覲於宗廟而兼載覲諸侯於方岳之禮末云祭天燔柴即堯典至于岱宗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即堯典望秩于山川若諸侯四時來朝將幣三享皆於廟無爲壇於國外之禮亦無祀方明之禮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左傳聽輿人之謀

徵曰逸書大武篇五虞四曰宋虞人謀

韅靷鞅靽注在背曰韅左腹曰鞅

徵曰說文韅箸亦（古作亦今爲掖）韅也从革顯聲史記禮書鮫韅

口集解曰緐者當馬掖之革索隱曰緐馬腹帶也楊倞注荀子禮論篇口口馬掖之革顏師古注急就篇在掖曰緐諸說並同杜說春官巾車樊纓鄭注纓今馬鞅也既夕篇馬纓三就注纓今馬鞅也口口釋名鞅嬰也喉下稱嬰言纓絡之也顏注急就篇曰在頸曰口口諸說並同注誤

王命尹氏及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

徵曰覲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太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而春官太史職但曰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內史職則曰凡命諸侯則策命之鄭司農引此傳以證是命侯伯國內史職也玉藻正義曰此論正法若其有闕得交相攝

代故雒誥史佚命周公伯禽服虔注文十五年傳云史佚
周內史襄三十年傳鄭使太史命伯石爲卿皆太史主爵
命以內史闕故也謹按傳載列國之事或相代爲之禮經
言正禮不嘗舍正職而舉攝代者不能强合爲一

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

徵曰覲禮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同姓小邦則曰叔父曲禮
五官之長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伯父九州之長天子同
姓謂之叔父正義曰晉文公爲二伯王曰叔父不稱伯者
以州牧之禮命之故稱叔然晉既稱叔昭九年傳伯父惠
公又云我在伯父稱伯父者以晉爲州牧又爲二伯若以
州牧爲禮稱之則曰叔父若以二伯之禮稱之則曰伯故

或稱伯或稱叔也周公分陝爲二伯詩云王曰叔父者成
王以本親命之也
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注出來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覲
徵曰秋官訝士職各出入則道之鄭注出入謂朝覲於王
時也春秋傳曰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然則一覲□□
□□□□策命一受□□□□入覲一一日而覲者三與
書曰三接義下闕
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注弁□□□□□□
□□□□□□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下闕
徵曰王制禁異服正義引服注云瓊弁馬飾文選東京賦
瑇弁玉纓遺光儵爚辟縱注弁馬冠也又髦以瑇玉作之

纓馬鞅也以玉飾之案瓊璚古音相通轉說文引春秋傳
亦作璚弁□□即用此傳謂馬飾者是也冠纓不聞以
玉飾之說文纓冠系也緌系冠纓垂者玉藻元冠朱組纓
元冠丹組纓謂以組為冠纓內則冠緌纓鄭注緌纓之飾
也纓係繩之屬用以固冠若飾以玉則不能屈伸服辯兩
注當古說相傳如此較鄭杜為長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左傳舍於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
米禮也正義曰掌客天子待諸侯之禮子男禾三十車米
二十車芻薪倍禾聘禮卿禾米與子男同其附庸執帛與
公子孤同則此饋之芻米當芻六十車米二十車

三十年冬王使宰周公來聘左傳饗有昌歜白黑形鹽

徵曰天官籩人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鄭司農注

㮚鹽以爲虎形謂之形鹽春秋傳曰鹽虎形醓人朝事之

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鄭注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

爲菹公食大夫禮宰夫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

醓醢昌本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鹿臡聘禮歸饔餼堂上

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東醓醢屈西

夾六豆設于北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醓醢屈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左氏曰非禮也禮不

卜常祀而卜其牲日公羊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

□□□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下曲禮正義

曰郊之說三傳不同左氏之說魯郊常祀不卜可郊與否

但卜牲與日惟周之三月爲之不得在四月雖三卜亦非禮故曰禮不卜常祀襄七年傳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公羊以爲卜者皆爲卜日故曰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傳郊用正月上辛何休曰禮轉卜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定十五年禮三卜之運也注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一吉故五月郊如休之意魯郊轉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殷正殷正不及則用夏正若此三正之內有凶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爲郊穀梁以爲春秋卜者皆卜日也襄元年傳云郊自正月至二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

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
亦是用三正正月卜吉則郊四月五月則不可與公羊說
同與何休異若鄭意不嘗卜常祀與左傳同故箴膏肓云
當卜祀日月不當卜可郊與否鄭又以魯之郊天惟用周
正建子之月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周之二月
二月故有啟蟄而郊四卜則不可駮異義引明堂位云孟
春正月乘大路祀帝於郊又云魯用孟春建子之月則與
天子不同明矣如鄭此言又與公穀卜三正不同
徵曰郊特牲記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鄭注易說三
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春秋
分而日長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言日

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魯以無祭天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說周事正義曰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異義引賈侍中說曰魯無圜丘方澤之祭者周兼用六代之禮樂魯用四代其祭天之月亦宜損於周故二至之日不祭天地也謹按逸書月令篇及月令並於仲夏之月云日長至於仲冬之月云

日短至至極也故周月篇云惟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
短極又曰基漸長陽氣動于黄泉短極則漸長故記曰迎
長日之至也日至者謂日極南至於牵牛之次春秋書日
南至易云至日閉關故記人又曰周之始郊日以至上下
文本無兩義易緯及韓詩說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此
正非建寅之正月謂用夏正也故時月篇云夏數得天百
王所同亦越我周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
守祭享猶自夏焉大司樂以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
圜丘即郊周官言制度故定其名曰圜丘方丘他經則但
言郊記曰於郊故謂之郊此說其義也鄭既别圜丘於郊
不得不謂周郊用建寅之月然建卯晝夜分而日長寅月

固未分也以實言之魯郊不得與周同用日至故孟獻子曰啟蟄而郊漢太初以前啟蟄正月中節氣有前有卻建卯上半月猶屬啟蟄氣故魯得用夏正二月郊卜謂卜牲日非卜可郊與否其卜牲之禮祭義曰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地官充人職祭祀之牲牷繫於牢芻之三月郊特牲亦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穀旦曰我以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故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皆在正月周正月至寅月尙可改卜至改卜而牛災乃不郊明過寅月不郊定十五年鼷鼠食郊牛牛死

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哀五年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明改卜而牲無變傷則郊然則春秋所書三卜四卜皆卜牲日明矣曲禮記曰旬之外曰遠某日則魯郊當以建丑之月下辛卜寅月上辛不吉則於寅月上辛卜中辛不吉則於寅月中辛卜下辛所謂旬之外也公穀謂魯轉卜三正似三正之正月皆可用然必轉卜則魯郊不與周郊同月甚明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誤以夏正之正月爲周之正月明堂位記云孟春祀帝於郊天子之禮也誤同左氏又曰啟蟄而郊與其信記何如信傳鄭駁異義及箴膏肓不用公穀說而注曲禮卜筮不過三曰求吉之道三䅣四卜郊春秋譏之作不用左氏而從

公穀說鄭亦未有定論

猶三望公羊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竟內者則不祭也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左傳正義曰賈服注以爲分野之星國之山川鄭駁異義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非其疆界則不祭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

徵曰堯典望于山川則望者祭山川之名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祭法六宗並祭於壇不得云望哀六年左傳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釋山梁山晉望也愿從鄭左傳昭三年寡君寢疾于今三月矣並走羣望十三年大有事於羣望十八年卜筮走望不愛牲玉二十

六年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並謂山川之祭

三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左傳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於曲沃注殯窆棺也曲沃有舊宮焉

徵曰春官喪祝及朝御匶鄭司農注朝謂朝於祖考廟而後行則喪祝爲御柩也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故春秋傳曰凡夫人不殯於廟不祔於姑則弗致也晉文公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又曰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於武宮疏引趙商問曰朝而遂葬則是殯於宮葬乃朝廟春秋晉文公卒殯於曲沃是爲去絳就祖殯與周禮異未達其旨答曰

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
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謹按此傳不能解者三喪大記
君殯用輴欑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於西序塗
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士喪斂畢掘肂見衽注肂
埋棺之坎也掘之於西階上又曰升棺用軸蓋在下又曰
主人奉尸斂於棺乃蓋注棺在肂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檀
弓記曰殯於客位是既殯則於西階上也既夕記燕養饋
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注於下室日設之又曰朔月若薦新
則不饋於下室注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朝事口口口
口是也至將葬而朝乃於廟先朝禰後朝祖既夕記朝于
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東面柩入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

閒又曰適祖廟爲桊車凡柩所止曰殯傳屢言不殯於廟
者並謂不朝於廟也天官內豎職王后之喪遷於宮中則
蹕注遷者將葬朝於廟因朝廟而遂葬故有祖奠遣奠之
設春秋之法亦無死而殯於廟者云殯於曲沃不解一武
公由曲沃并晉徙都絳故曲沃有武宮曲沃之有武宮猶
豐之有文王鎬之有武王廟皆因舊都而立若五廟之設
自在絳未聞諸侯立國而宗廟別處者故晉語載文公反
國事曰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朝于武宮則絳自有
武公廟古者族葬或晉墓地在曲沃云葬於曲沃可也云
殯於曲沃則是舍絳之武宮而就曲沃之武宮不解二諸
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晉自文公以後見於傳者皆速葬

不過三月若己卯卒而庚辰殯恐士庶亦無此法不解三
鄭司農但引傳以證未暇辨其禮之合否鄭云合不合當
解傳亦不能明

三十二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左傳釋左
驂以公命贈孟明

儆曰聘禮王君禮賓執左馬以出使者儐大夫大夫執左
馬以出覲禮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以左驂出是古重
左驂也

春秋傳禮徵卷四